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八)

熊玉平 译

饶志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西班牙〕安·玛·玛图特	
“浮士德”之死·····	员
〔西班牙〕佩·加尔多斯	
电车上的小说·····	远
〔西班牙〕哈·奥·皮康	
一桩罪行·····	源
〔西班牙〕阿·帕拉西奥·巴尔德斯	
少夫老妻·····	缘
〔西班牙〕乌纳穆诺	
真正的男子汉·····	愿
〔西班牙〕卡·孔德	
雨帘·····	园

“浮士德”之死

——献给我的小妹妹玛丽亚·皮拉尔

〔西班牙〕安·玛·玛图特

小女孩九岁了，她喜欢收集碎镜片，总是在垃圾之中和房基地的草丛里寻找。看见闪光的东西就捡起来，放进衣服一侧那个有扣子和兜盖儿的衣袋里。有时会划破手指，但是她从来不流眼泪，仍旧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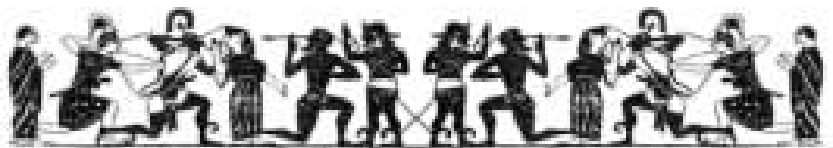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总是忙忙碌碌地寻找陨落的星星：玻璃瓶子的绿碎片、白铁片、钢针。那个卖火石和零烟的没有腿的男人知道她的嗜好，有时就把香烟盒里的银纸给她留着。然后，她把捡来的东西粘在自家茅屋窗旁的墙壁上。这样一到夜晚，当对面的酒馆电灯亮的时候，她收集的东西就会五光十色地闪耀起来。小女孩自负地认为她比谁知道的颜色都多。

小女孩身体瘦弱，双腿和双臂上遍布着抓痕。她不梳头，头发蓬乱，但是她在头上扎了一条红丝带。她只有一双鞋子，并且特别大，有时刚跑就会掉一只。她和外公住在一个房间里，房子里有一个轻便炉，一扇窗户和睡觉铺的床垫。

外公的脸又黄又粗糙，就像压扁了的柠檬。他总是不让她把那些发光的碎片带回家，说他要那些东西扔到房基地那儿去。可是有一次，天已经黑了，酒馆里的灯光照射过来，他注视着那些东西，一定是在想：它们多好看啊！

现在，外公生病许多天了，他得了感冒，很厉害，不能

— 员 —



够出门。他们不能去租手摇风琴赚钱了，只好在抱怨命运不好之中打发时间。

街上的行人都可怜他们，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甚至家里也有病人。即使这样，有几天，住在他们家旁边的一个妇女还是来他们家打扫或点炉子。虽然这女人喜欢叫嚷，说什么她不懂干吗把那些碎玻璃和纸片粘在墙上。“这么多垃圾！”她说。

有一次，从圣安东尼奥来了三位夫人，给了他们五十块钱和一瓶止咳糖浆。其中一位夫人注意到小女孩的那些珍宝，认为那是为了点缀光秃秃的墙壁。第二天，她们还给他们邮寄了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让他们挂在床前。如今那个十字架仍挂在墙上，面对着所有那些闪烁出星光的破镜片。十字架让小女孩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在她偷着喝外公那瓶甜丝丝的、有着薄荷味的咳嗽糖浆时。有时会有一只几乎已经冻僵的苍蝇在墙上爬，因为已经到一月份了。

一天清晨，小女孩像以前那样去找星星，看见两个小东西在一幢老宅子的围墙下发光。那是猫的眼睛，好像两块碎镜片。那只猫长得很丑很瘦，像刚刚生下来的小猫一样喵喵地叫了起来。小女孩弯下腰，看见它的一只腿受了伤。很可能是被石头打坏的。它已经瘸了。皮肤发红，让虫子咬坏了。它总在打哆嗦。小女孩把它抱起来，夹在胳膊下带回了家。

外公看见猫大发脾气。

“把它扔出去！”老人喊道。小女孩每次带点儿新东西回来他总是这个样子。

小女孩找到一块小木板，小心地把猫腿固定好。在伤口



上涂了点醋，挠了挠它的后脖子。然后思考着给它起个名字。

她记起她有时从三条街那边的一幢大房子前面经过，经常悄悄地走到铁栅栏下，跳进花园，攀到一个矮窗上看屋子里的东西。房间里的东西让她惊讶，就好像酒吧的灯光照射着她那些星星似的东西时一样。但是她偷窥时从来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有一只大狗，叫“浮士德”，会狂着向她跑来，她就得赶快逃走，否则她的脚踝就要流血了。她回想起那只可恶的大狗，就想到给猫到名字叫“浮士德”。

“以后你就叫‘浮士德’了，小猫咪。”她对猫说。不知道为什么，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这回算报了那只狗对她的狂叫和追赶的仇。其实她只不过想把窗口看一看，只不过想让别人家的灯光照射到她的碎玻璃片上，可是这所有的一切她从来也得不到什么人的理解，就像谁也不理解她对长得那么丑陋、那么微不足道的“浮士德”的疼爱一样。

从这天起，这只猫再也不愿意离开小女孩了。她总要把这只病态的、稍带悲伤的猫夹在胳膊下，对它很关心，还为她找吃的东西。猫经常发抖，有时就像在咳嗽。

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子越来越难熬了。老人开始憎恨“浮士德”，说什么只要他能下床，就把它杀死。“浮士德”的喵喵叫声把他气得够呛。

“它太可恨了！”老人用变了调的嗓音说，“别的狗呀猫呀，都自己到处去找食儿吃，你还能要它们。可是它呢！它是最无用最懒惰的！它什么胆子也没有。你喂它吃，还总是抱着它，使它养成了坏毛病，把它弄得又病又弱。”

小女孩把猫夹在腋下，心疼地瞧着它。它是一只不常见



的猫，和别的猫不一样。它老是怕冷，它被抛到一个比它强有力的世界上来。它生下来就这么弱小，它有什么过错呢？它生下来有何过错呢？

“它确实让人讨厌，”那个善良的女邻居到她家帮忙时说。“它身上的皮毛秃得像筛子，肋条都可以数了。我看，它准是得了肺病了。”

“什么肺病！”小女孩说道。“它又不是人！”

一天清晨，老人终于咳嗽着起床了，祖孙两个重新去街角租用手摇风琴。

两个人顺着那几条狭窄的、有点发蓝的街道向前走，街上充满了油炸食品的雾气。外公仍然讨厌那只小猫。

“把它扔了，把它扔了！”他再三说。“别再把它抱回去了，这样你就能看到……”

“不嘛，”小孙女低声地说，心里很难过。“它不坏，跟你和我一样。”

两人慢吞吞地走着。外公的身体虚弱了，推着风琴走很费力。这样可不行。“买卖必须早点儿开始”老人说。走得这么慢，连租手摇风琴的钱都赚不回来。他们停在一个拐角上。外公嘴里叼着烟蒂，开始转动摇把。行人匆匆忙忙走过，不理睬他们。发白的阳光开始烤着他们了。

“快，把这个脏东西扔掉！”老人吓唬她说。

小孙女知道了，是“浮士德”影响了外公的买卖。她难过地抚摸它一阵，把小猫放在地上。接着小猫从她乞求行人赏钱的铝盘上走过，头也不回地往对面的人行道上跑过去了。

现在，外公演奏起一支曲子；这曲子，人们全都听过，

— 源 —



几乎没有人感兴趣。小孙女直想哭，也想往嘴里放一把糖。她想：“我要让嘴里塞满白色的方糖块。我要吃许许多多白色的方糖块，嚼啊嚼啊，让糖块在嘴里响起‘喀喀’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连耳朵里都塞满了糖块。”她的胸中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声。有人给她扔过来几分钱，钱开始在盘子里发出叮咚的声音。

后来，祖孙俩离开了那个地方，老人推着手摇风琴朝另一条街走去，同时竭尽全力地加快着脚步。小女孩跟着他。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方糖给她啊！她没有办法，不禁回过头望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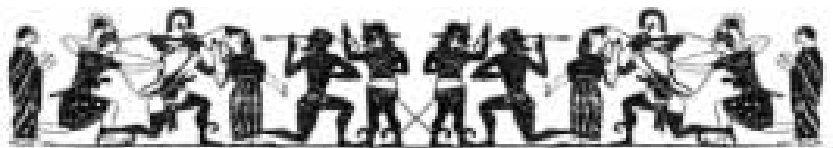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浮士德”跟来了，当然它会跟她来的。她敲起盘子来，用非常大的劲儿敲着，盘子和硬币发出很大的声响。“浮士德”的一双眼睛就像两薄荷糖。“要是外公没发觉，‘浮士德’就会跟上来的，会跟上来的。”她突然想到，猫是永远不会迷路的。她非常想流泪，想跳，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明白，除非在工作的时候，表现得太过分是不应该的。

现在，祖孙两人又停住了。外公那对透明的大耳朵出现在围巾上方。穿过空间的音符刺耳、难听，会让人不由得中止呼吸。小女孩啃着手指。她刚才觉得“浮士德”在悄悄地蹭她，她胆怯地看了看地下：只见“浮士德”在颤抖，在有气无力地叫着。她用脚把它推开。可是它不肯走。于是她偷偷地把鞋脱下来，小猫便玩起了鞋带儿。小姑娘躲远了它。

老人已往另一条街走去。太阳把马路边缘镀上一层金色。他们进了一条小道。老人哈了哈指骨节，开始演奏了。

他没有留意那里有一个拉手风琴的人。那个人是个瘸子，挺年轻，双眉几乎凑在一起。那人冲他大叫，要他停止

— 缘 —



演奏，因为是他先来到那个地方的。老人刚得过感冒，耳朵有点聋，没听见他的喊声，要不然就是不愿意听他嚷。于是那个拉手风琴的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小女孩安静地望着他。

老人和拉手风琴的吵了起来。

“街道是大家的，”老人反驳说。他双脚疼痛，腿还发软、发抖。可能他还在发烧，觉得全身没劲儿，那人却不顾一切地要赶他走，就像轰走一只狗一样。

可是，拉手风琴的人确实是先来那个地方的，正当老人推着他那不协调的、发出刺耳的声响的手摇风琴走过来的时候，腿瘸的拉琴人本来就已经在那里了，他是有道理的。

外公没有办法，只好推着手摇风琴又到别处去，突然，他的泪水沿着鼻子流下来。孙女心想：外公已经老了，十分老了。她对自己说，街道不是大家的，大街不属于任何人。这时她又有了吃糖的强烈愿望，想吃好多糖，吃得喘不过气来。

老人突然用力擤了一下鼻子，回过头对小孙女说：

“你怎么瘸了？”

小孙女望了望双脚。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

“另外一只鞋呢？”

小孙女耸了耸肩。可是老人觉得找到那只鞋很重要。有的时候他像个醉鬼或小孩那么顽固。他们向回走，去寻那只鞋。

“浮士德”还在那个拐角上，正在那只鞋上蹭来蹭去地玩，还轻轻地喵喵叫呢。

老人马上老羞成怒，冲上前去用力踢了它一脚。小孙女



捂着耳朵，但是眼睛却无论如何也闭不上。她看见“浮士德”远远地跑走了。

“它给踢死了。”小女孩想。他们匆忙离开了那里。现在小孙女帮外公推着手摇风琴，把全身的力量都使出来了。她一点也不想掉眼泪。

可是老人心情紧张，浑身无力。他忽然停下脚步，叫起来，说他老得不行了，没有用处了。“我不能再演奏了，不能再演奏了！”他说。他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后来他镇定下来了，心情平静了，慢慢地喘着气，看了看小孙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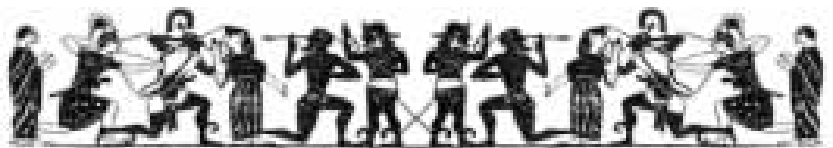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唉，我们到那里面去吧！”

那里是一家很小的酒吧，玻璃很脏，上面到处写着红字和白字。柜台上放着又干又硬的夹肉面包，水龙头嗒嗒地淌着水。

黄黄的电灯已经打开，因为太阳已躲藏进云彩后面，街上一片灰暗。

他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老人要了一瓶酒。酒吧里的人们都在谈话。老人买来面包和奶酪，小孙女急忙吃起来，把小脸蛋儿都涨红了。后来，她把小脸儿靠在桌上。那是一张有裂纹的单腿大理石小圆桌，冰得她的脸凉凉的。她觉得“浮士德”非常可怜！但是她那种怜惜的心情已经和某种让她感到不安的恼怒想法混杂在一块儿。就在这时，酒吧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那个拉手风琴的瘸子走了进来。酒吧里的人似乎都认识他；他看见了祖孙两个，便走了过来。

“你好，老人家。”他打招呼说。他的口气很和气。老人没作声，端起杯子呷了一大口。



瘸子拉过一把椅子，坐在老人身边。他拿出烟叶叫他卷。老人挠了挠后脑，答应了。两人开始默默地卷着烟。

瘸子打破了沉寂，他的语调几乎很低，很恭敬，小女孩仰头听着：

“我决不是想和你对着干，老人家，”拉手风琴的说。“但是，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是我先到那个地方的。我已经在那儿了，就不能再有第二个人也在。你说对不对？现在，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好朋友了。你同意吗？”

老人点了点头，接着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耳朵有些聋了，而且不久前我才推着手摇风琴上街。因为，你知道吗？以前，我女儿，就是这个女孩的母亲活着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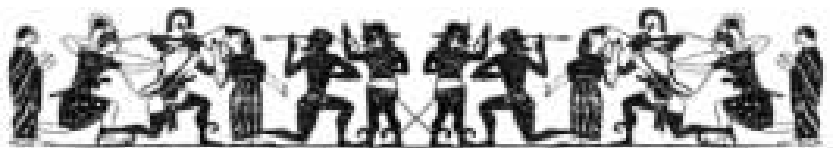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拉手风琴的人摆动着两手打断了老人的话，似乎说：“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他开始劝他们，他们走得太慢了。要是走得再快一点，多找些去处的话……他甚至拿出一个铅笔头，就在大理石桌上画了一张街道分布图，和他应当走的路线。

这时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杯子掉在地板上摔破了。小女孩赶忙跳下椅子，去捡那些碎玻璃片。“小姑娘，会把你的手弄破的！”人们告诉她。可是她不理睬。老人和拉手风琴的人正认真地画他们的线路图，没有看她。她小心翼翼地把玻璃片放进口袋。与此同时，“浮士德”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她的脑中，她伤心得喉咙梗塞，憋得她喘不过气来。

“要是它没死呢？”她想。“要是它没死呢？可怜的“浮士德”！”

它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它毫无依靠，孤苦伶仃，没

— 愿 —



有能力生活下去。她又想哭了。

又有一个人进了酒吧，并带进来一阵冷风。小女孩没有再想什么便从打开的门悄悄溜出去了。

走过一条街再一条街，最后来到她离开的那个拐角。

果真“浮士德”还在那里，它紧靠着墙，忧伤地张望着。小女孩低下身把它抱起来，跟它一起漫无目的地游荡。现在她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苦痛，过早产生的苦痛。这种痛苦顽强并强烈地支持着她。她紧紧地贴着墙壁走。

这时候，一股热乎乎的、几乎摸得着的香味钻进了她的鼻子里。她慢慢地走了过去。香味是从几扇矮窗户里飘出来的。她凑到窗口往里看。那是学校的几间大厨房。小女孩通过窗栏往里瞧，“浮士德”也往里看。里面的一切好像都朦朦胧胧地笼罩在烟雾和热气里。里面的热气多么暖和啊！她和小猫还闻到了面包的香气，看到了其他千百种让人喜爱的日用品，对他们俩来说却是鲜见的。厨房的地板好像一个巨型的象棋盘。铝制的大器皿仿佛在狂怒地沸腾。他俩看见了女佣人们的脚、她们的黑鞋和阔大的蓝裙子边儿。小女孩心不在焉地抚摸着“浮士德”的脖子。在里面的大理石桌上放着“浮士德”喜欢吃的东西，它是能够得着的。

小女孩忽然俯下身冲着“浮士德”的耳朵说：

“嘿，男子汉，快进去，我不能总是帮助你呀，你要学着自己去。”

“浮士德”虚弱地叫着，小女孩生气了，一下子把它放在窗台上，使它的鼻子贴着窗栏杆。

“你这个可气的懒鬼！”她对它说。“非教训你一顿不可！你以为我活着就是为了帮助你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快

— 怨 —



点儿进去，自己找吃的东西去！”

可是“浮士德”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把背弯起来，接着又用爪子拍着嘴巴。

“你看，”小女孩说，“你看那只猫……你怎么不像它那样，像其他的猫那样干呢？”

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下面，有一只毛色发亮的大黑猫在打盹儿。那只猫喂得很好，显然挺老实，没有一个女佣人将它赶出厨房。它能够可靠地尽职尽责，因此她们接受它、容纳它。

小女孩推着“浮士德”。

“快点儿进去！”她对它说。“进去和它学。”

她推着它，“浮士德”终于跌了进去。小女孩蒙住了眼睛。随后又慢慢地朝里看。

“浮士德”轻轻地、缓慢地走近放在角落里的一只盘子，盘子里放着大猫的剩食。小女孩的心房快活得砰砰跳起来。

可是一切又全完了。大猫醒了，冲着“浮士德”大叫一声，接着朝它扑去。啊，可恶的自私鬼！把食物剩在盘子里，可连一块剩饭也不让别的猫吃。小女孩看见“浮士德”在拼命逃跑，绝望地寻找着门口，吓得惊惶失措。可是小女孩发现，大猫并不伤害它，只是用爪子和叫声赶它走，几乎就像她外公和瘸子一样。

“浮士德”将身子贴紧地面，终于从门底下逃了出来。小女孩绕过那座房子的墙角，去找那个出口。

“浮士德”就像是哭着逃出来的。太阳从云朵里钻出来，微弱地照射着它那被虫咬的、差不多要枯死的皮肤。

那里有座老宅子。小女孩坐在围墙下面，开始抓着泥土



玩。“浮士德”胆怯地凑过来，好像已经明白情况发生了变化似的，它没有喵喵叫着让她抱，反而缩着身子蜷在一边儿。在微弱的、暖和的阳光底下，它的眼皮颤抖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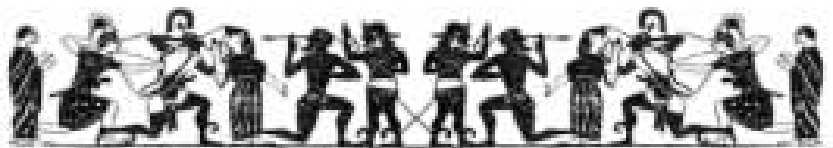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小女孩和“浮士德”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厨房的门最终慢慢地开了，诚实而勤恳的大猫也出来了。它也趁着冬天的太阳出来玩玩。它坐得稍微远一点，尾巴盘绕在身子下，漫不经心地梳理着胡须。这猫全身好像都散发着悠闲、安稳生活的气息。“它应该像堂帕科那样抽一支雪茄烟。”小女孩心想。整个猫会让人想起百货店老板堂帕科。吃过饭后，他总要带着一副发红的面孔和小小的眼睛走出家门到街拐角处去喝咖啡。

大猫忽然望了望“浮士德”。小女孩觉得在它的眼睛里发现了和堂帕科给她糖块时一样的神情。大黑猫望了“浮士德”长长的一会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小女孩忽然想到了那个瘸子的声音：“你好，老人家……我决不是想和你对着干。不过，是我先到那儿的。我已经在那儿了，第二个人就不能也在那里嘛。”说得对。小女孩开始知道了。现在，她生气得几乎要哭了。“当然，”她想，“它在食品储藏室里抓老鼠，所以主人才肯喂养它，喜欢它。”

这时她觉得，应该给“浮士德”最后一次机会。她想到附近有一个古旧的小教堂。她记起，司铎有时给她一张画片。有一次她听见圣器室里有很多老鼠，有几只可恶的大老鼠竟然啃守夜里点的大蜡烛。

她以一个迅速的动作重新把“浮士德”抱在怀中，向小教堂跑去了。

找到小教堂后，她才感到已经跑了多么久。她感到双



腿像有许多钢针在刺在扎。她几乎连话都不能说了。小教堂里一片黑暗。

她踮着腿尖向圣器室走过去。司铎正面向里在抽屉里寻找东西。她走了过去。

“你有事情吗，孩子？”司铎问她。

她尽可能作着解释。司铎起初不懂，认为她是想把“浮士德”卖给他。

“不，不，”他说着，“我已经有两只猫了。是一对，很漂亮，比你这只好看多了。”

“不是的。我只是想把它给你，送给你，让你接受它，让它捉老鼠，你喂给它东西吃。”

教堂司铎想了想，然后轻轻地笑了笑。他长得身子瘦小，面色苍白。脸颊上有个像草莓一样的黑痣。

“好吧，把它放在这儿吧。”

他将手伸出来让她吻。小女孩把猫搁在地上，赶快关上们，免得它追出来。她踮着脚走过中殿，走出小教堂。一到了街上，她便拔腿就跑，好像身后有一群狗追她似的。

她不想回外公那里去，他会斥责她的。她等着天黑，然后回家休息。她非常疲劳。她觉得胸腔里沉甸甸的，肚子里空空荡荡。她走到那座老宅子，躺在围墙下，蜷着身子闭上眼睛。

等她醒过来时，天已很冷，地上一点阳光都没有了。她搓着双臂，两脚踩着地。

忽然，对“浮士德”的回忆让她一阵心酸。

“现在它和所有的猫都一样了。和所有的猫都一样了，”她想。然后满怀忧伤地慢慢游逛起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无意之中她又来到小教堂门前。她忍不住走进去，要去看司铎。

司铎不在，但是有一个丑陋的男人在刮烛台上滴的蜡。

“你有事情吗？”那人问道。

她解释说：

“我送给你们一只红色的猫，让它抓老鼠。我能看看它吗？”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低。

“噢，可以！”那人说。“原来那只小猫是你的？去它的吧！你知道我碰巧看见它在干什么？它在和一只老鼠玩。一只老鼠爬到了它的背上，它和它玩起来。”

这时候，“浮士德”从椅子底下露出了它那伤心的、无可奈何的面孔。小女孩默默瞧着它，盯着它。那个人又说：

“你最好把它掐死。它一点儿也没用，而且也不中看。杀死它算了，免得它遭罪，它病得太厉害了。”

“不。”她说，但是说完就低下头不作声了。

“那你想怎么样？把它带走吧，否则我就弄死它。”

小女孩一动不动，一条细小的皱纹出现在她的双眉间。她紧紧地闭着嘴。嘴唇变成了一条白缝儿。她看着“浮士德”，然后背过身去，“浮士德”低着头和她走了。

走过中殿时，有人走进小教堂，一阵风从门口吹过来，吹得烛焰直跳着。

小女孩坐在教堂外的马路边儿上，“浮士德”趴在她的脚下。

小女孩把头上的带子摘下来，系在猫的脖子上。她站起身，走开一点，用评判的目光看着它。



“不，你不漂亮，谁也不会买你。”

“浮士德”突然不发抖了，眼睛闪烁着，闪烁着，可是并不像星星。任何一块玻璃瓶碎片都像一颗明星。星星只在天上闪动，在很远、很远的天上闪动。也许——她几乎可以肯定——在近处看见星星时，它们一定也是非常不同的。

小女孩抓牢“浮士德”后腿提起来，把它提起来，将它的脑袋往马路边儿上撞。“浮士德”咳嗽了最后一声。是的，这次它像个男子汉了。

她小心地让它躺在血泊里。那一摊血在它的头下漫延。“浮士德”的眼光熄灭了。

小女孩回到家。外公已经回来了，就在屋里数钱。小孙女站在门口看着他。

“进来吧，野孩子。”他说，咳嗽了一声，又咳嗽了一声。

小孙女听从了，可是一直盯着老人。最后她终于问道：“结完帐了吗，外公？”

“没有……没有，没有！你想知道，是吗？但是连租借费的一半也没赚到，这样的话……！”

小孙女脱衣服和鞋子。摘掉束带，头发现在自由地垂在她眼前，扎着眼睛。她躺在草垫上，盖上了毯子。对面酒吧的灯火闪动着，那里有人在唱歌，在叫喊。街上响着来往的路人的脚步声。小女孩望着非常低的、黑乎乎的房屋，心里想：他们自己也应当有一盏灯。

“外公，”她忽然说，“我把‘浮士德’杀死了。它什么用也没有。”

老人抬起头，张大嘴。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涌上他的



心头。那种恐惧像一阵风，像大蜡烛在发抖，像没有回音的叫喊。他的骨头僵硬，不能活动。他的皮肤就仿佛死人的一样。小孙女接着用她那清楚而冷冰冰的声音说：

“外公，我能打赌，你很快就会死去的……”

她打了个呵欠，转了个身儿面对着墙。这些话她几乎是在梦中说的。也许她根本就没有说。她的一只胳膊微微地亮着光，胳膊又细又黑。

老人忽然哭起来。两只手里用力抓着他正在数的所有硬币。他用眼睛寻觅那个平静地、无声地挂在墙壁上的十字架，忍不住对可怜的“浮士德”流出了无比悲伤的眼泪。

可是小孙女睡着了。酒馆的人在喝酒，在叫喊。街上响着来往路过的密集的脚步声。没有人听见他的哭声，也没有人理睬他。

— 缘 —

